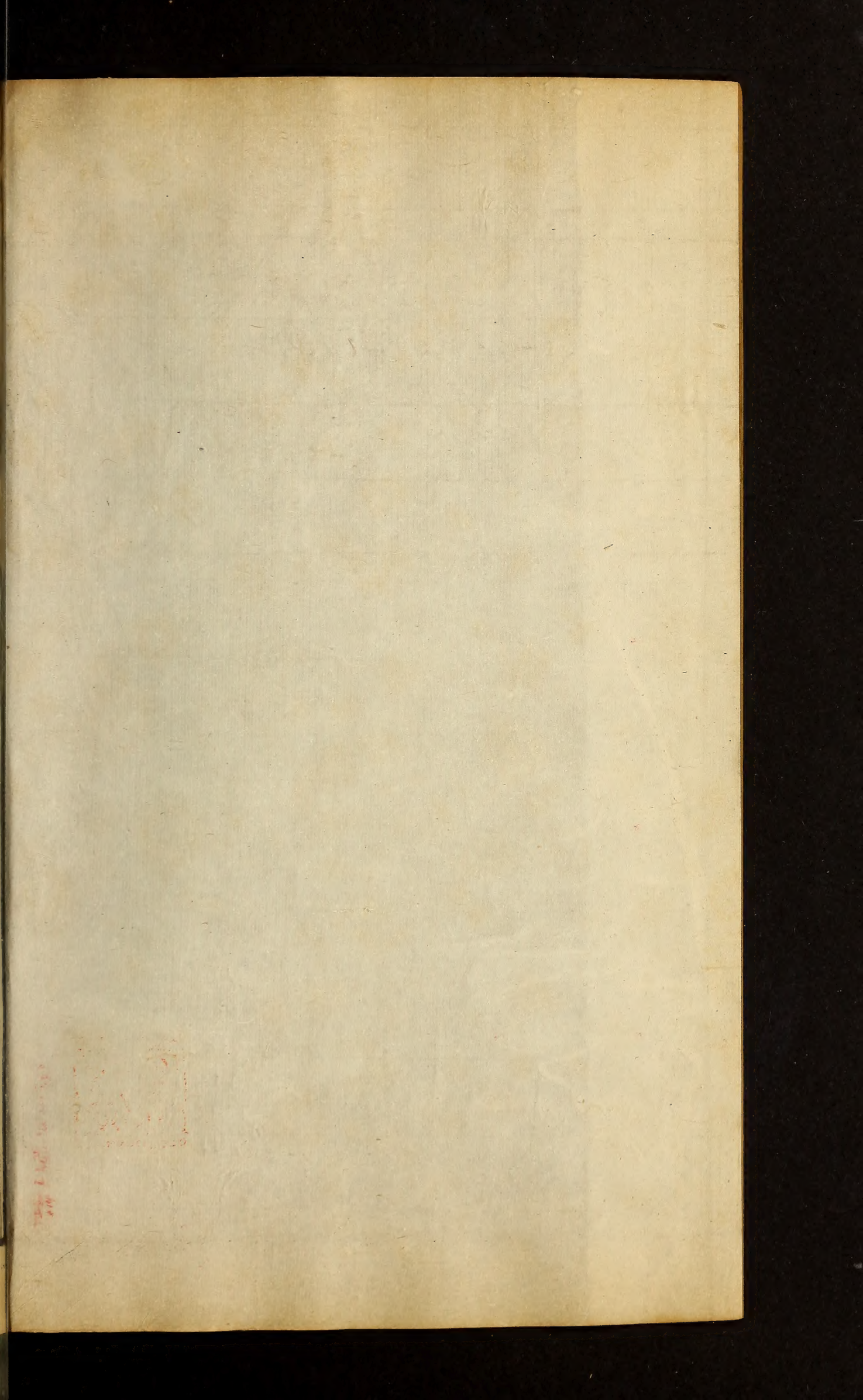




PL
2183
A1
1746
v. 14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集九十五

上胥學士 偃啓 天聖六年



西正月望山讀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
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
字之寵者榮於衮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
雌黃並出以末塗之佞擬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
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
趼宿舂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
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堦而

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掎袂於羣英之彀。類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死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纚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綈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方給札。霈灑

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
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
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生
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
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
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檢猾商
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
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
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棧江之清郡

標軍壁之上游，大鼇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
坐棠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頒春，過蘅皋而倦目。清言
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
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
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二節之趨。
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對顒顒之表威，不違顏登涉。
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
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
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希品目。伏念其社稷櫛

槁膏棗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
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
造早遂一作逢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

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
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絀筋甚駑乏朽木之先容無
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傖父之訶頑鈍以
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
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產至狼并雅
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

漳濱而養病竄身茲久弔湘纍而感賦些語迷招當
樹之於無何宜匹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
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
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
之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閣將塵隱几登太山
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蛟

一作蛙蛟

之可度然

一作伏

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

一作

濃

推轂成猷嗟枯振德裹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

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

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贄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群言之妙。古深達淵源。伏一作服膺聖域。以惟勤策。

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竒。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

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一飛之翼行躋
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
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
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道麗以盈箱彫績紛華而
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碁星豈惟
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
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
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勢蕪音仰塵紬几載形容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
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
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
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衮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
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徃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
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訓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綏
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罄咳之音鬼墨

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
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倥蒙惟舊操檢弗支乏沃若
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為彈早歎爾疲雖
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
之光華勉紹箕裘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
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願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
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篋
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淙而自隔然或鼓
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伊暮漳濱之模楷品

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
辨麗而可紀徒骯髒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
於嗤鄙蹉跎短韻迨無取於繫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設置皮箱資
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菀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
優醜以愛忘音綠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
恭後堂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
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
之成珍指顧飛沈眴眴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

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嘆而為美當黜閤之多
暇枉虞筆以摘文綽旨星稠襞牋雲落布帛之言甚
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闢
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
閭襲以十綈為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
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
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宵筵

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遶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為
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

皇漢席遲

一作優

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

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廩之等一
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群材並贊郁
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
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廱環流聳三宮
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
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

睿廟諱

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攬八彀之群雄躬孝武
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
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
爲孝秀之門責土著以占名謹一作詳鄉評之清議一
郡國之衆咸一作或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群皆勸令
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輅之聘光東帛賁園之招張
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
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
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

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使
無諱以著千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履優殊關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
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
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
之容刀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
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
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
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

志

或作求

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為佔畢以呻吟動取

戲儒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
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
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
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鍛
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
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迹零丁而孤苦頃
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黌學狗曲以見譏肆鱸堂而卒
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傖荒

而見隔對合鰭而記食躡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
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衍鬻之技上充跣弛之求輒
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雋軌以並馳禿
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大
紛曾是鯁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彫
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睢苑
一作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
中程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
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褒采實駭群

倫顧揚糝以增羞在冠鰲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覲
顏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群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
麈尾而不休翦拂長鳴託旌一作旄端而可逝因興民
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
銜提獎益勵進修磨鉛鈍以爲銛策蹇步而晞驥哆
兮箕舌已皴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
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

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

竊顧無庸

一作用

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祗服寵靈實增

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
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
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
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
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
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
火彌文上化䟽璧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
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

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
於庶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
翹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
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擅筆署乎重
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
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
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寢
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
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

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
淪樹樗甚乎液櫛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切
愧命儒問天

尺一作

尺以不知終然情學加以素鍾舛

運生邁百罹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
而衣襁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
路佞倂後塵借譽群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
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廩
於百群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蹠
踣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密然而良

裘學冶惜先芬而懼墮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
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駑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
而爲誓車騎乏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

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

一作倚

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

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
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
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

一作故

惟庸妄首

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
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謄

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
燭竊慙鉛鈍嘗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
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
勝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
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戰森庭就列瞻
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怳訝鈞
庭之夢遊驟覺幹菟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
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難旒之過聽美求
箕斗之虛名謂黻揚之在前常先於群彥以薦藉之

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
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
澤光華之治表燭薦修之倫膺上心之柬求主斯文
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
之見用致茲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愼服官箴遵修士
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釣泥尚依陶者之
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代王狀元

拱辰

謝及第啓

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駟
紆一采之綸矧惟蕞爾之軀仍玷褻然之首仰膺渥
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
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
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
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
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革外憺乎靈威
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
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革歌式宴咸預於計偕

泔棘樹園載嚴於籍奏敞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
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為一時之清選夫何么一作側

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
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
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溲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
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
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舉屬文徒率
成於骯髒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未
荐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邁賢書之

存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
才而還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
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
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蹠踣
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
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倚裳之在列誠揚糝以
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
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倏死
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譏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

省循而是懼實獎擢

一作按

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

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
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脩循士則
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爲摩
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

俞啓

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
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厦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
吏訶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結

康之性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
某官俯示存臨過敦禮意廼金廼玉堅乎久而不渝
如璧如珪間以音而厚賜服勞護而自牧若飲醇而
醉人恭佩思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晏
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
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
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

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
驟聞足音以跼然迷竄若招頓歸常幹而來此惜乎
一失交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

土絕昔人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群居久離則

弗能於無過况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䟽妍皮暴

骨而益癡獨學面牆而奚嚮熏濡弗及寡一作孤陋已

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人且羨美溢雲紙以

摘思挾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謠若

覩天驟發醯雞之覆茲焉匠一作五者之規矩誓訂漳

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惟憂不見齒而
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
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况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
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雕一作智刻萬物竊伏
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
紳寬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
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堊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
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髣鬻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
而委芥動且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爲福

之所伏驚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一作

必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竣時掩乎十仞以韜光

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

人逐水

一作策
又作未

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

雅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

誤蒙甄擢遂見收齒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

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覲日無容江關復重

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逖懷英俊

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翼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

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

仲簡

啓

天聖九年三月

某啓此者竊吹

一作玷

下科濫巾

一作升

大府懷檄之嘉

一作喜

容外見迺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

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况上邦英俊之

躔大相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

遊一一蘭臺之衆

一作聚

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

珎問祈招而不知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
謀賴乎天幸之來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

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獲已積想風之慕彌
增竊抃之懷俟焦墨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
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懷銘丹臆
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粹
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絢美舉六藝之英蕤一作精奇思緒

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
東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

某人夙蘊瑰材褒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侯苹鹿以
送賓顧以某體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
參額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衡清
眷荷褒袞以奚勝載挾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
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
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

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
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
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
輕鴈纁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
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
坐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
方外之遊隔乃一作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
獎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
愚矇爲縣鼠而挾機僅成輕發養鷄鵠而奏曲徒使

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挾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
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袞袞之寵去天
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一作階於絕調未遑
賡報徒用覲慙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
使相判河南府後落

平章事以崇信軍
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
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
云初屬擁旌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

四輔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憇樹絕無兩造之辭
託乘載賓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
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
憐嵒懶之無能容櫛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
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
爲吏之勞芘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
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
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
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藝出之敷極

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群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思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是

一作辨

正爲難

委方冊於程文折群疑於獨見

一作斷

脫絢組之三寸

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

知門王

一作五

而爲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

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

究百世之放紛揔群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

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

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

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
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
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
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
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枯
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
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
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
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

言而善擇顧燕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鼯鼠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鈐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

惠詩啓

景祐

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視外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正歌三夏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為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

孱陋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
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
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
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
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
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
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

榮獲在公庥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眄睐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駑而爲報將謀就道即遂公趨瞻企門閔忻愉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絕無一日之評彰纓王畿竊階群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

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
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
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許為直仲
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
抵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授之遐僻使自省思猶
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為政以効
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覲顏伏
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
從容幕中暫為於府望是惟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

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
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歛板况茲巽懦素本孤
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穿
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慙朴賜以存憐削去常
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
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棄一顧所臨增
其大呂之律徒益撓讓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
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

堯臣啓
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
之治蔚聲名之為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
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
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於丁
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
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
聞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
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
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

度之素蘊考於群議而猶稽豈惟愚矇私獨稱贊某
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
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
潤匪期齒論猶錄踈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
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
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閤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
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宜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

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
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
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贊以長牋
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
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况邦士之所推願斥
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間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
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

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
示之典一作曲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

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
善叙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
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
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

集賢
校理

脩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
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

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醫

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

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閱

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

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

閎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

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

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

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

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
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
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修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
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
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
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
御之日鳬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
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
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

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倅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况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瞻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

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

宗諒

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裴
度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
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
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
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
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

麾毫為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
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
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閭閻空勞未聞
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
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
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獎
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

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悞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曆五年冬以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
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
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
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
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

必啓 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遂辱飛牋伏惟

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

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

一作爾雅

蔚然茂器藹著

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

素為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卷士

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

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澁訥匪可

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驥驥啓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與

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

黜啓

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駭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起好

尚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
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已

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
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
退藏之密久稽裁叙但切一作積悚惶

回賀楊翰林

察啓 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
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
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顒昂之眷

亟由星掖入踐鑿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
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鼎鼐
寔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
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
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

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僂於藏縮雖瞻
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
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

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
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
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

東之啓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
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
榮函可勝愧色狀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
姬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
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

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力作時霖雨當均及於
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顯於群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
冀為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

彥博

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
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
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賚弼之祥
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
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

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為元志

一作德

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

絳啓

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

異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

英躔高步羣俊聳

一作戢

以望風雄毅籠材妙選稱為

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

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

盛美優游歲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
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
之問仰御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
感頌交集悰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
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謫一作謹逃虛易喜盖人迹之

罕逢道舊為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為
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

天寒感慰所

一作攸

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

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
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試

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

一作元

講於仁義之

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

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

其其亦非必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論之累

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鏘
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
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
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旣

回和州通判啓

日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盖率奔於事後
幸茲鄰群首辱誨言締緝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
政修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
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
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踈外猥蒙流問但喜
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
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
勾稽之餘嗇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毀丞啓

伏念睽濶英猷貿遷時籥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
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

貳政蕩宣諒難於滯俊飛綾臺閣行彼於罹遂裁律
斯田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
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
之選翱翔逮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
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
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群
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

卷之四

中酥餅之製法

之點陳陳求周素蘇內女復謂必景子子太

盛端公詩本以文章甲賀縣以忠義表百世

升審判命書人卦宰酈升卦變泰以基官制

賢文財公耗財智

卷之五

漢仙題詠律市善惡兼以區斷言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集九十六

與晏相公

殊書 皇祐元年
知潁州目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
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
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
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
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
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
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

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

當是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徇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惟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

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
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
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
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
利公家而忘已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維
青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
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
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
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

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
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
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為應用之
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
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強力加困病
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老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
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
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

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
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

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
脩學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
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巽懦有
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
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
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

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
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
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
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
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
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

功一作

而可錄備員政府用累日以叙升豈惟致寇之

虞奚追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
庶政之交脩必群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
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涓塵鄙
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

溱

謝到任書

嘉祐八年春

伏承祗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克於士望聊有漸於
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
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讓挹曲損
諭言感悞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叙進官聯祗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
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
塵侍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
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
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
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
蓋某官爲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菁
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

存之枉佩銘懷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
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
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處在
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
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將
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通
煩誨諭但極感悰

回富相公

弼

辭樞密使書

嘉祐

八年

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群情胥悅
伏惟樞密相公摺紳舊德杜穆元勳維石巖然朝廷
以爲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
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
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
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職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
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茶點敢謂謙撝例貽誨翰同知
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

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
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
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
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
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群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
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
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忭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

獬 錢公輔

二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忭之私遽辱謙撫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叙奚殫

回皇子

神宗

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
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疎而隆殺惟是國家
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
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
常德地崇家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
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
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毗被德蔚興
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
即疇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
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

戡

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
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偉望尤先於
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

苦干戈而累

一作屢

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

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毒
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
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
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祗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顓蒙自守流
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
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
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躋顛故當成命之初行

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
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
敷陳罔既

田頴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
量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
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
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
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

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潁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
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
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
冊進位真王肱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
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
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

庠

謝除司空致仕書

治平元年
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

一作節召

遂諧歸政之

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
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
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
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
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
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憐方
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叙奚周

田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

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
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
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
章遂趣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
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
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

治平

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

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
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
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
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
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
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
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庑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

同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

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勲出
西師藉威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
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楊
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
承讓挹尚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
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讓謝到任書

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
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

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
以未施偃息于藩邈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
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
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盥瞻凝感著交集悰
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二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極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
業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
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

甫御召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
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
方屬卧漳之告莫仲賀慶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傳龍圖卞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
於丘山近蒙睿思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
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復奉身而退方懷去
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閤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
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

遠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
念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
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
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盖逢堯舜之聰明方興
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繁
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
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落已

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
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
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
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
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
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
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
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即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
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尚有斯

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精調寢
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
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
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
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
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
寞之爲樂湏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贊書

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
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
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慙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
以保全許鮮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
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
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為金
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誼可激媮
風永佩思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

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

溱書

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交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抃慶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春

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
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
惟冀珍詞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

公弼

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
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
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
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
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

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
抃

賀韓相公

琦

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

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
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
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
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
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

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勲孰不秉旄詎有兼持
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
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
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
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一作寤

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

奎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
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
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

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
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
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
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侍殿邦之重而用人圖
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
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

陶

賀冬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
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

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
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恩即
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
期田畝一作里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

期田畝

里一作

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

田諫院吳舍人

充書

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

六一

作盛興

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
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群彥果被上心之東進

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
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
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
抃豈期謙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數言罔旣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

公著書

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落竊顧愚昧獲茲庇賴
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
恭惟入趨宸宸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
柄用始茲歆溥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

安國

謝賜及第書

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
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
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
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
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朔風千
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

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爲百辟
之表儀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
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
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洊饑之後流亡殍踣民
未復於故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
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
敦道義實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叙感統
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饋即還大
用均福群黎藁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丘寺丞書

熙寧三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
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
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寔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
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
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
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
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
炎襟靈善畱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

壽朋書
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摛
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
天人之精稜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
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柬進司書命之嚴惟
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
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
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撫謙感
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

安石

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
誠明稟粹精稜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宸果被
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
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
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
精調寢興欣抃之誠叙陳罔旣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
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
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
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
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
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
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
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補
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

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
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已下續添

某聞駑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
懷於廣廈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遺瞻後來以不遑
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
憲以難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
鸞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夢竊念
某材實懦庸識惟黥淺謬偷生於人壤獲邁幸於王

塗弓冶傳家未耜遵業嘗畏圈牢之誚樂聞詩禮之
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官路隨方西走
巴賓南浮江滙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劔阪以
刊銘文慙徃哲何嘗不跂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
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偕童刺之技終無老成之
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遘當陽求士上
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
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科非有備
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泊春闈

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選掄而爲器冶
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
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
涖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
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
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礫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
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
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施之是

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
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蒞政金鼇虛署久稽上
笏之榮銀兔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
訟牒以寢銷茂草鞠靡甘棠蔽坐不謂斗筭之役載
依旌榮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鄉雲之蔭雖廣潤
及於纖荊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
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
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
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

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
益於顓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
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
狂狷以居多默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之所長徒
祇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
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荐加題品褒采一介靡
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之器
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
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醵

下參署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
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厠金臺復叨居於始
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
報方幸輝光末運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諧棲
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戍期倏辭藩岳結
課蔑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
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
殊沐浴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
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

以備行修與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
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
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艤於日下瀛洲祕局式瞻侍
從之班溫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
心攬涕叙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溫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
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
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

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績圖而布
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餽毫分未
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
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覲墨無措已陳車
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
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
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沿宦牒而便道許

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
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
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鄉然而泰機後門最嗟於
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
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
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遂憑外獎
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
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
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

悵洵遠於崇閤在陰鮮歡歲崢嶸而倏盡一作忽 逃虛

既久音聲咳而不聞迤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竄躍螽之懇

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蓆一作帶 何勝於

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

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

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泐其和

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一

履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
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
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
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
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
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
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
棲庇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凜冀保和倪之妙益迎
福履之綏逖跂門牆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叙獄官
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
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
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
某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
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
爲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
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授啓但公
後來奏䟽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

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
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癘病之不堪危懇力辭
蒙睿慈之垂憫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
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遙
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

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
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
密屬迎長之屆且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
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
呂公五州錄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
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
於監司鄰郡徃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

帖

在書簡
第二卷

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

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
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古綿本
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
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
才即先輩象與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
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闕洞際天人之交塞 藝
圃而漱其芳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
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跼足第一鄉之品

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鄉之躡履而乃過
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
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干前特遺夢草之餘妍摘寫
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褒鬻珍髦於九
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森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
毫入無間而抽祕蕩蕩默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
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
卧歎於酸瘠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為之而彊起病
醒都釋颺若清風之襲人紉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

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
悉

回發運主客啓

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
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
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一作厚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
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
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悚懼

與辛郎中啓

慶曆二年冬倅滑州
見臧啓新集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
依聽訟之甘棠餘音疑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
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
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疑遽辱誨存顧冬律之
嚴凝喜天和之保畱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
沐撫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請
望於朝端東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

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懋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
非遙冬序方凝神襟善齋傾析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
之惠某人廟珣重器國棟上材茂績藹於朝端嘉猷
均於宸衷果校僉諸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
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訛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
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

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
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
經時久妙柬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
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朞年入報行別迺於
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慶曆五年冬初到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疑

風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
深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

詠感銘倍爲誠素

別紙

附

人至辱書爲誨承臨郡之暇體况甚休鄉郡多幸得
賢侯爲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
筆語麤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
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慶曆六年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
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

佇於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
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

慶曆六年春滁州
見緘啓新範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郵音淮郡
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
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
觀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
別霑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
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

見絨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
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
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

見絨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
之時即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
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

見絨啓新範

右某伏念畫圻雖邇邁德未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
披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畱
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

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最舊
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

見緘啓新範

乍聞清徽兩蒙芳託審憩車之伊始欣妙畱以惟和
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

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祈

答賀赴闕狀

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

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

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
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
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

見絨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執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
少浣詹翹之懇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謠入被
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
之仕塗必用絨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

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終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之十一

三

手寫入於新宋書與祐永睦親王同

奏議卷第一

集九十七

諫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善惡審官三班吏

一作二

部等處又只主

一作具

差除月

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

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

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

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

一作官

濫者多使天下

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
嗷嗷瘡痍未復拯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
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
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
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
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
明著寔狀及老病不材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
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致曠敗者
則以墨書之又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一事亦以朱

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惡
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
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
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

一作臣

劄子

同前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
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湏合先爲
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一作準望通好便
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

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
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

謂

一作料

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

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
云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
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
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
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
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

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備

一作比

次第甚廣及聞終至欲賜御筵管領臣

知昊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

一作謂

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

得其臣順

一作能得其心

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待

一作亦

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爲大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

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
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
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
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
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
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
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
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一作軍國之
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

忠孝知貪冒祿利爲可耻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于毋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

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
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
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
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
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
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
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
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于無事之時出御便
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

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
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
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
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
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止

論罷鄭戢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勅除鄭戢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
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
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

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

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
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
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
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
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
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
署利害其鄭戢旣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

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
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一作體皆
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凌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
聞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
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惧用功至簡其益極
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自國家祖宗
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

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
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
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
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
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
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
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
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恠如欲澄
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

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
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
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章廷堅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
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
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
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

之士竊聞朝議

一作廷

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

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貧賤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寔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歛科率

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卽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

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
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
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
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
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
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

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
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
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
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一作四十年蠹
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
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
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
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
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

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
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
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
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
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
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
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
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

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
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
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
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
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
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
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
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
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

謂于論不爲甚高

爲甚高三字一作迂

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

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

斯今若去此四邑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
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
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
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臧吏

國家之法除臧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
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
謂凡臧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
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

取而恣其羣下

下字一作不逞

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

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

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
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
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
人爭之一作競爭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
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
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

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寔求治逐一

求治一

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

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

一作憂

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

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

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

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

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一作必受賜此

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
聞其一二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大小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
讒况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
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
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
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
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
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
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
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

上不主張則不惟才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

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

作者字亦作之人

雖不知其姓名竊

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

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

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

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

一作只

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

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

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

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
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
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起其漸
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
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構陰私者一切
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
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勅出賞錢
官爵賄捉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得
便造作言語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

奏議卷第一終

禁之及不異甲事請限其來重行陳典祖
初請者既憫其不效而遂非言請而漸創此昔一
限急於事小慎計大引銀患障我財所不至為憂
入志更無曰車主鬻言罔蘇自古所患甚一跌其
出山特請各表筆計若不止之限令終則不除則
日已開各請餘然云矣百更必官其正其計如今天

奏議卷第二

集九十八

諫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未進打劫沂密海楊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爲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爲

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湏有盜賊便合先事爲備而
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
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爲臣
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
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
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

一作制禦

若不多爲

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
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
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

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
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一作處指射兵士
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
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
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
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
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刈兇
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
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
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
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
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兇黨懷疑
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

江淮深慮趕趁

一作追趕

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

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
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致

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
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
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

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一有居字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

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
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
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
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
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
占賢路如久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
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
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
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至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暮年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悞國家臣聞將者

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
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
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
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
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
為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
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

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警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提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強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

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

一作知

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

檢等並不鬪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

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稟官吏見

一作知

朝廷寬

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

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

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

白身從軍自効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今後用

此爲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
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
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刼不尋時鬪敵致全
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
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
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
每有些小盜賊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
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

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補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罰之法其一作若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

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
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
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
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
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
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
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
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

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
從初不合令蘓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
端士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
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一作輒敢欺罔朝廷
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一作惑人主其
餘讒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
追寢成命蘓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
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有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

一作刑獄皆集百官叅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

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

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

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

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

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

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一作例皆不與聞

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

及況外廷百官踈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
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
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
國大事度外廷湏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
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
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
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
見兼又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
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

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同前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

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
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
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
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
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
搔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
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作
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
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

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

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
風聞事未得寔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
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
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
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
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

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
貪怵性同犬彘遇強則服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
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一作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
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
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
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
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
言旣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湏動作苟難曲就
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

機先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
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
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
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
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
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
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
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
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

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
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
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
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
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
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使一有秋風
漸勁虜釁一作隙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

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
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懾百事自

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
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
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
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
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
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
勵臣下仍一作伏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
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竒筭沮止
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九十八
三
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
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
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
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
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
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
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一作事無以枝梧今軍帥暗

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
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
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致敗亡者
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
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
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
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
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
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

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齎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

於一作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

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
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
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
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
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
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以欲
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
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

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徃徃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

力者不拘等級

一作伏

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

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十

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

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

一作較

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

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
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
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
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
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
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
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一作勿使大優常役其
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
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
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
具奏聞伏候勅旨

奏議卷第二終

卷九十八

下出行無

之卒而遞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
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
則代舊棄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於外新置之
具奏聞為剗煉者一作使大優常役其

相音本異細之人不可謂無為也早與留意辭策
式引刺只是更與辭辭與之一去耳吹鼓並

